

对高中正《“趾不正则心卓”“付孙”解》文的质询

子居

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9/04/30/730/>

中国先秦史网站 2019年4月30日

近日从读秀网下载到《简帛》第十七辑所收《“趾不正则心卓”“付孙”解》¹一文，文章作者高中正，网上查了一下，为复旦大学中文系2015级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，《简帛》第十七辑出版于2018年11月，因此当可推测从收到稿件到审稿完毕盖即在2018年初至年中这个阶段，据《“趾不正则心卓”“付孙”解》文题目自注说“本文的写作得到“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创新资助项目”（项目批准号：CTWX2017BS005）、翁洪武科研原创基金的资助。文章曾蒙陈剑、史杰鹏老师以及邬可晶先生审阅指正，谨此致谢。”可见该文除《简帛》刊物的审稿人外，肯定是已有多位出土文献领域的“知名学者”审阅过了。

《“趾不正则心卓”“付孙”解》文摘要说“本文对清华简六中的两处语词进行考释。第一则认为《管仲》简3~5大意是用心跟其他身体部位的关系来模拟君、臣，其中‘趾不正则心卓’句，‘卓’当读为‘掉’或‘悼’，训为‘摇动’。‘悼’的摇动义与恐惧、悲痛义

¹ 读秀网：

<http://jour.duxiu.com/JourDetail.jsp?dxNumber=100263525995&d=61BE51902C4C51498F56FA30E96D3B51&fenlei=1110050803;08020801>。

相因；第二则认为《郑武夫人规孺子》简 1 6 的‘付孙’应读为‘抚循’，反映了郑武公生前对‘二三大夫’的依从、倚重。并对‘抚’、‘循’等词的慰抚义跟依顺义的关系进行分析。”看着太眼熟了，这不就是笔者在《清华简〈管仲〉韵读》²和《清华简〈郑武夫人规孺子〉解析》³中的两个观点吗？笔者的《清华简〈管仲〉韵读》发布于 2017 年 1 月 14 日，《清华简〈郑武夫人规孺子〉解析》发布于 2016 年 6 月 7 日，以当今网络的传播速度，不要说一年，怕是一个星期就各搜索引擎皆有收录了，因此，如果说这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中正博士以及陈剑、史杰鹏和《简帛》刊物的审稿人都不知情，未免过于匪夷所思。

对此，笔者不妨举证如下，济南大学张兵教授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王嘉玮先生的硕士论文为《清华简〈管仲〉集释与研究》⁴，答辩时间为 2018 年 6 月，可见成文必远早于这个时间，论文第 23 页引笔者《清华简〈管仲〉韵读》之说：

【子居 2017】笔者则认为，此句显然不当认为是乙误，前言“趾则心之本”，可见确实是心本于足，足为立身之本，因此“趾不正则心卓”不误。卓，当读为“掉”，训为动摇，即下文的“不静”，《说文·手部》：“掉，摇也。”《管子·心术上》：“毋先物动者，摇者不定，趣者不静，言动之不可以观也。”

试将笔者此说和高中正《“趾不正则心卓”“付孙”解》文相关部

²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7/01/14/363>，2017 年 1 月 14 日。

³ 中国先秦史网站：<http://www.xianqin.tk/2016/06/07/338>，2016 年 6 月 7 日。

⁴ 中国知网：<http://kns.cnki.net/KCMS/detail/detail.aspx?filename=1018138516.nh&dbname=CMFDTEMP>。

分比较，高中正文中说：

我认为《管仲》的“心卓”当读为“心掉”，“掉”常训为“摇”，见于《左传》昭公十一年的“尾大不掉”即用此训。……以《说文》为例，“遥”（《新附》收）训为“远也”，“摇”则为“动也”；“邵”训“高也”，“招”谓“树摇貌”，“招”谓“手呼也”。因此“卓”，《说文》训为“高也”，“掉”训“摇也”，词义上也可能有一定关联。“掉”可以训为“动”。《诗经·桧风·羔裘》有“中心是掉”，毛传解释“掉”为“动也”。“动”“静”为一组常见的反义词。由此，文中的“趾不正则心卓”与“心不静则手躁”当为顺接关系，“心掉／掉”即“心的摇动不静”。

不难看出，虽然词句不同，但所论几乎完全一样，而高中正文至少比笔者的文晚了一年。济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都已经列明的内容，这位复旦大学的堂堂博士还有“陈剑、史杰鹏老师以及邬可晶先生”（似乎都是教授级的吧？）乃至《简帛》刊物的审稿人都好像视若无睹。这是真的不知道呢？还是说属于赤裸裸的学术不端、公然抄袭呢？笔者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“卓，当读为掉”的观点孰先孰后，谁有抄袭嫌疑，完全无需笔者多论。

证据二，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林素清博士、林宏佳博士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石兆轩先生的硕士论文《清华六〈郑武夫人规孺子〉研究》⁵，该论文标注时间为2018年6月，因此从写作到成

⁵ 台湾博硕论文知识加值系统：

<https://ndttd.ncl.edu.tw/cgi-bin/gs32/gswweb.cgi/login?o=dnclcdr&s=id=%22106NTU05045026%22.&searchmode=basic>。

文大概时间和前面提到的王嘉玮先生的硕士论文差不多。《清华六〈郑武夫人规孺子〉研究》文第 236 页：

网名「子居」通读为「拊循／抚循」，将拊循理解为抚慰养护：“「付孙」当读为「拊循」，又作「抚循」，为抚慰养护义，《墨子·尚同中》：「助之言谈者众，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。」《荀子·王制》：「兵革器械者，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；我今将修饰之，拊循之，掩盖之于府库。」《荀子·富国》：「垂事养民，拊循之，吮呕之。」《韩非子·用人》：「劳苦不抚循，忧悲不哀怜。」皆是其例。”

再回过头来看高中正的《“趾不正则心卓”“付孙”解》文是怎么说的：

我认为“付孙”应与古书中常见的“抚循”及其变体“抚顺”“拊循”“拊巡”等加以联系。……（1）《墨子·尚同中》：“助之视听者众，则其所闻见者远矣；助之言谈者众，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。”孙诒让《间诂》：“《荀子·富国》篇云‘拊循之’，杨注云：‘拊与抚同。抚循，慰悦之也。’”（2）《韩非子·用人》：“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，则私怨生；人臣失所长而奉难给，则伏怨结。劳苦不抚循，忧悲不哀怜。喜则誉小人，贤不肖俱赏；怒则毁君子，使伯夷与盗跖俱辱。故臣有叛主。”（3）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：“既服之后，慰荐抚循，交接赂遗，威仪俯仰，如此之备也。”（4）《后汉书·应劭传》：“边将恐怖，畏其反叛，辞谢抚顺，无敢拒违。”例（1）的杨倬注将“抚循”解释为“慰悦”，例（3）“慰荐”“抚循”连用，可知“抚循”有慰抚、存恤一类意思。

只不过多加了几个例子，就可以变成“我认为”的私有属性了吗？这年头的论文还真是容易写啊。笔者的观点，大陆这边学人有引用，台湾的学人也有引用，而且都是硕士研究生。难道说，身为博士的高中正反倒连硕士生都不如？写一篇论文，全文不过才两个观点，两个观点还都“雷同”于笔者一年前就已经发布的文章？这话说出来会有谁信吗？等等，不止高中正一个人，笔者前文已提到“陈剑、史杰鹏老师以及邬可晶先生”（似乎都是教授级的吧？）乃至《简帛》刊物的审稿人，该不会都比不上济南大学的王嘉玮硕士和台湾大学的石兆轩硕士吧？现在的教育体系已经颠倒如斯了？笔者并非学界中人，对此无从判断。

不过想来，笔者的文写出来后，复旦说不定会出应对方案？毕竟复旦两古中心有一个自己的网站，在论坛上编几个帖子，时间上写上2017或者2016乃至2015年，都没人能如之何，然后截个图说“看看，看看，我们的学生提出这个观点在你子居之前”，以复旦两古中心封人、删帖、造势、炒作的能量，做出这样的事笔者也完全不会感到奇怪。或者，也许干脆拉几个裘锡圭带出来的学生或子弟（裘门弟子呢，嘿嘿），造几份电子邮件或书信出来，然后说这就是证据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因此，笔者唯一要说的就是，笔者的文章是公开发布的，多个网站都有收录，大陆或港台、海外的学人引用笔者的文章时，引用所标时间清晰明确，所有这些引用也基本全都是公开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。不知这位复旦的高中正博士，能不能拿出同样过硬的证据来证明是否清白？如果不能的话，那么是非黑白，正如笔者前文所言，

笔者相信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